

戴南山集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再版

洋裝二冊定價壹元二角

標點者 薛 恨 生

校正者 何 銘

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新式標點
戴南山集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

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

戴南山集卷八

桐城戴褐夫著

薛恨生校點

傳

一壺先生傳

一壺先生者，不知其姓名，亦不知何許人；衣破衣，戴角巾，佯狂自放，嘗往來登萊之間。愛勞山山水，輒居數載去，久之復來；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。好飲酒，每行以酒一壺自隨，故人稱之曰「一壺先生」。一知之者飲以酒，留宿其家；間一讀書，歔歔流涕而罷，往往不能竟讀也。與即墨黃生，萊陽李生者善；兩生知其非常人，皆敬事之，或就先生宿，或延先生至其家。然先生對此兩生，每瞠目無語，輒曰：「行酒來！余爲生痛飲。」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，而外自放於酒，嘗從容叩之；不答。一日李生乘馬山行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，臨深溪，一人獨行樹下；心度之曰：「其一壺先生乎？」比至。果先生也！方提壺飲酒。下馬與先生同飲，醉而別去。先生踪跡既無定；或留久之乃去，去不知所之；已而又來。康熙二十一年，去即墨久矣；忽又來居一僧舍。其素所與往

來者視之，見其容貌憔悴，神氣惆恍；問其所自來，不答。每夜半。放聲哭，哭竟夜。閱數日，竟自縊死。

贊曰：一壺先生，其殆補鍋匠、雪菴和尚之流亞歟？吾聞其雖行遁，而酒酣大呼，俯仰天地，其氣猶壯也！久之，忽悲憤死，一瞑而萬世不視，其故何哉？李生曰：先生卒時，年已垂七十。

畫網巾先生傳

順治二年，既定江東南。而明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。其泉國公鄭芝龍，陰受，大曄督師洪承疇旨，棄關撤守備。七閩皆沒。而新令薙髮更衣冠。不從者死。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，不可勝數；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。先生者，其姓名爵里，皆不可得而知也。攜僕二人，皆仍明時衣冠，匿跡於邵武光澤山寺中；事頗聞於外。而光澤守將吳鎮，使人掩捕之，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。鳳陽命去其網巾，留於軍中，戒部卒謹守之。先生既失網巾，櫛鬚畢，謂二僕曰：「衣冠者，歷代各有定制；至網巾，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。今吾遭國破，卽死，豈可忘祖制乎？女曹取筆墨來，爲我畫網巾額上。」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；畫已，乃加冠。二僕亦互相畫也；日以爲常。——軍中皆譁笑之；而先生無姓名，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。當是時，江西福建間，有四營之役。（四營者：曰張自盛，曰洪國玉

曰曹大鎬，曰李安民。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。得仁既敗死，自盛亡入山，與洪國玉等，收召散卒及羣盜，號曰恢復；衆且踰萬人。而明之遺臣，（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。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，）皆依之。歲庚寅夏，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，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，獻之提督楊名高。名高視其所畫網巾，班班然額上，笑而置之。名高軍至泰甯，從檻車中出先生，謂之曰：「若及今降我，猶可以免死。」先生曰：「吾舊識王之綱，當就彼決之。」（王之綱者，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。）名高喜，使往之綱所。之綱曰：「吾固不識若也。」先生曰：「吾亦不識若也；今特就若死耳。」之綱窮詰其姓名，先生曰：「吾忠未能報國，留姓名則辱國；智未能保家，留姓名則辱家；危不卽致身，留姓名則辱身。軍中呼我爲畫網巾，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！」之綱曰：「天下事已大定。吾本明朝總兵，徒以識時變，知天命，至今日不失富貴。若一匹夫倔強死，何益？且夫改制易服，自前世已然；」因指其髮而詬之曰：「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於網巾且不忍去，况髮耶？」之綱怒，命卒先斬其二僕。羣卒前捽之，二僕瞑目叱曰：「吾兩人豈惜死者耶？顧死亦有體，當辭吾主人而死耳！」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：「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！」乃欣然受刃。之綱復謂先生曰：「若豈有所負耶？義死雖亦佳，何執之堅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何負？負吾君耳！一籌莫効，而束手就擒，與婢妾何異？又以此易節烈名。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，故恥不自述也。出袖中詩一卷，擲於地；復

出白金一封，授行刑者曰：「此樵川范生所贈也！今與汝。」遂被戮於秦甯之杉津。秦甯諸生謝韓，葬其骨於郭外杉窩山，題曰「畫網巾先生之墓」；「歲時上塚致祭不輟。當四營之既潰也；楊名高王之網復追破之，死逃略盡；而敗將有願降者，率兵受招撫於邵武。行至朱口，一卒獨不肯前，伸頸謂其伍曰：「殺我！殺我！」其伍怪之，且問故；曰：「吾熟思之累日夜矣！終不能俯首事降將，甯死汝手！」其伍難之。乃奮袂裂背，插刃相擬曰：「不殺我者，今當殺汝。」其伍乃揮淚斬之，埋其骨而去。揭重熙傳鼎銓，先後被獲不屈死；張自盛曹大鎬等，後就縛於瀘溪山中。

贊曰：自古守節之士，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，始於明永樂之世。當是時，一夫守義，而禍及九族，故多匿跡而死，以全其宗黨。迨崇禎甲申而後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；而余所聞，或死或遁，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。有使弔古之士，莫能詳焉，豈不可惜也夫？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；聞當時有馬耀圖者，見而識之，曰「是爲馮生舜也。」——至其生平，則又不能言焉。余疑其出於附會，故不著於篇。

寶成傳

寶成者，蜀人也。崇禎中，陝西盜起，自澠池渡河，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。當是時，成仗劍從軍，爲小卒，無所知名。崇禎八年，流賊陷中都，圍桐城不下。桐爲四通之道，

賊往來豫楚，濠泗必由桐。安慶巡撫，遣其將廖應登，領兵三千人戍桐城；成與焉。成多髯，軍中稱曰「寶髯」。爲人好義，喜飲酒。其戍桐也，縣中百姓多喜與之游。歲壬午冬，成從應登往曰：「巡撫史可法於廬州；至舒城，解鞍休馬，遇張獻忠兵，皆被縛；當是時，江北諸郡縣皆屠滅，獨桐城屢圍不能破。至是賊攻益急，縣中設守嚴，出奇計擊賊，賊多死。賊計無所出。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；因遣成至城下，獻忠使二賊隨之。成仰呼城上守兵曰：「我，寶成也！賊使我招降若等，若等宜堅守。今賊計窮矣！若等努力無懈，且速請兵來援！我死矣！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。」二賊怒，拔刀刺之；成至死猶大呼不絕。賊凡攻圍且數十日。縣中洶洶，謂城旦夕且破，莫知所爲。及聞成語，士卒皆起，人人具香焚之，烟縷起屬天，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；因守益力，使人間道請救於總兵黃得功。得功引兵來救，賊大敗走楚。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祀之；成死之日，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。應登既陷賊，賊殺之沙河。其三千人屬於孫羅二將，仰食民間。已而城內食匱，剽掠郊野；大兵至，悉散去；執兩將至江甯殺之。

贊曰：余嘗至寶公祠，拜其像，慨然流涕者久之。嗚呼！賊蹂躪遍天下，而吾縣以孤城懸寄，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！烏可忘其所自耶？當此之時，建牙大吏，其不爲賊用者少矣！國家之敗亡，庸獨羣盜之罪乎？殺身成仁，得之戍卒，可敬也夫！可悲也夫！

吳文煒傳

吳文煒，字山帶，廣東南海人。爲人樸茂篤行，與人交有至性；於書無所不讀，而亦能詩善畫。時時行吟道中，其有所得，——名章雋句，——卽爲人誦之；解衣磅礴，旁若無人。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，凝神諦視，舉筆貌之，洪纖畢肖。其所親者持去，無所惜；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帛購之，不能得也。少爲諸生。不屑意進取；嘗讀書，輒慕江浦劉巖、桐城戴名世、長州汪份、德州孫勳臨、晉謝陳常、之爲文也。康熙癸酉，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。其友勸之曰：「君固無志於進取，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，今爲主考，君出試，宜得遊其門下，以慰疇昔之願，不亦可乎？」文煒曰諾。遂出試，果舉第三。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三；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文煒，其愛之如此。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，皆持高節不妄交遊，而獨時時與文煒相過從不厭。大興人薄有德，負氣好交遊；嘗識文煒於場屋中，卽延文煒主其家，遍贊之賓客。歲甲戌，下第南歸。越二年，廣東巡撫高中丞，使其子入都應試，聘請文煒與之俱行。文煒不獲辭；然再入京師，非其志也。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，而文煒仍主有德。頃之，疾大作，就醫於行唐。知行唐縣劉某，爲文煒故人。已而不得志於行唐，辭入京師，次定州，遇有德家人，以函來；發函視之，則參藥也，文煒歎曰：「我友不忘我也！然命已止此矣！將奈何？」行至良鄉，卒於車中。將死，告其僕

曰：「身後之事，有高公子及薄君在，汝勿憂！」於是公子爲具棺，而有德親視殯殮；復相與謀歸其櫬，而彫刻其詩文以行於世。

贊曰：歲甲戌五月，余與二三友人，遊於虎丘之上；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，僂然行也。余輩與之飲酒，問以粵東山川人物；吳君爲土音，余輩多不能解。已而畫一扇贈余而去。余聞其死，甚悲之。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，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恨！無錫王完趙曰：「兩家之書，吾當爲君致之。」（王完趙者，吳君之友也。）且曰：吳君客死良苦！然得吾子爲之傳，死且不朽矣！因書其行狀示余，而吾稍採次其語云。

唐允隆傳

唐允隆，字吉人，宣城人也。爲人倜儻負氣；少爲諸生，有文名。吳甘來、周宗建，皆前輩達尊；負海內重望；一見允隆，皆器重之。允隆家故饒於貲，而好施，屢散金數千不顧。性剛直，好議論人物，一無所諱忌。以故羣小側目，輒爲中傷，往往危而獲免。生平排難解紛，拯人於危者，不可勝數也。常以事至姑熟，姑熟有富人被誣，官吏利其財，將謀繫之獄。允隆聞之拂袖起，詣富人曰：「吾義不忍視若冤。」富人付允隆金數百，允隆爲營救之，事竟解；悉還其金。富人出金謝允隆，允隆不受，疾馳去。同邑子魏某被誣，繫蕪湖營；鎮將梁化鳳，素善允隆，允隆爲言於化鳳而釋之。及允隆卒。魏某朔望必呼

其家人曰：「唐先生活我！」相與集允隆祠拜之。歲乙酉，大兵渡江；總兵方國安自蕪湖遁入浙江，取道宣城。兵不戢，所在皆設守與抗。將至允隆里，里人且欲禦之；允隆曰：「若是禍且不測。」乃具壺觴，殺羊豕，往迎謝過。其部將大喜，令軍中曰：「過唐秀才里，敢掠者斬！」於是一軍肅然，去之他里。他里與抗者，皆遭殺掠。里人始曰：「敵存齋，吾儕其不免乎！」（存齋，允隆別號也。）當是時，盜賊蜂起，丹陽湖尤爲盜藪。丹陽湖，與允隆里鄰。上官下教居人於湖濱築樓守望，工程嚴迫，費且不貲。人皆避去；允隆獨慨然任之，不費官帑及民錢，刻日而板築就。歲丙辰，丹陽湖盜又竊發，官兵先後至湖濱，居人驚馳欲散去。允隆遍歷諸營，結其將領，供糗糧無缺；居人卒賴以安堵。先是歲丙戌，以收債至建平梅墅，值歲饑且疫，允隆視其貧乏者周之，不能償者爲焚券二百餘紙。允隆少嘗從休寧金聲遊，明亡，聲以少司馬起義兵死。允隆仇家，告允隆實聲黨，被逮至安慶，僅而不死。嗣後屢被奸人連誣，家遂毀；而氣不爲衰止。於朋友親故，時以行誼相切責，往往髯張面發赤。久之，人諒其無他，雖仇家亦多爲感化。里中有爭訟，必質允隆，片言立斷，無不心折者。族人有相仇害，允隆出己橐金，爲排解，爭遂以息。從兄犯法，破其產，並累允隆。產且盡，賊未盡輸；有司知其故，謂允隆曰：「吾聞若頗有債未收者，盡列名以聞？爲追而代償之，不亦可乎？」允隆對曰：「生已得禍，而又以禍他人，所不忍也。」卒自稱貸輸之，有司皆嘆異焉！年七十有二卒。先是允隆預知死

日，及期，異香滿室，端坐而逝。

贊曰：宣城之唐氏，世爲著姓。存齋先生。才氣實有過人者！而遭時不偶，坎坷終身，豈不惜哉！其曾孫名世，嘗從余遊，今年冬貽書於余曰：「願有言也！」余是以論著之。

岳薦傳

岳薦字西來，其先山西人；賈於淮安，因家焉。遂爲山陽人。山陽人無知薦者，獨進士劉昌言與之善。薦少爲諸生讀書，於諸子百家，無不貫穿；而篤信宋儒，沉潛以獲，一以程朱爲師法。其學務體認天理，而踐履篤實，闇然自晦，不求人知。平日晏安危坐，如對神明，雖盛暑未嘗袒裸；與物無競，寡言笑。然輿論天下事變，考古今是非成敗，娓娓不倦，悉能中其肯綮。當崇禎之末，天下多事，傷亂憂國，往往義形於色。歲壬午，當鄉舉之期，郡守拔薦文第一。及督學使者至淮安，而適聞流賊破鳳陽，祖陵被燬。薦大哭，不就試；郡守敦迫數四，卒不應。踰二年，京師陷，遂棄諸生，奉其親隱居不出。一是時，年甫二十餘。薦家故貧；父性豪邁，不事家人生產。薦曲爲承順，凡所欲爲，竭力副之。用是貧日甚，食或雜糠覈；而養親者未嘗稍缺。及父母相繼歿。哀毀幾絕；自是以羸病終其身。薦有庶弟甫生，而其母死；適薦產女，命婦棄其女而乳弟。弟患瘍。日夜啼不止，夫婦更抱撫之，遂俱染瘍毒；而弟亦竟殤。劉昌言旣善薦，命二子從之遊，後皆成進士。

。時俗師弟子相授受，惟以舉業文字，獨薦教二子以程朱之學。後二子學行俱高，人以爲不愧其師云。康熙丁未，昌言官廣西之岑溪，欲邀薦與偕行。而岑溪遠且僻，多瘴，又近洞獠，從行者皆憚不敢往。薦曰：「人生賦命於天，豈必瘴鄉能死人哉？」遂行。至則周覲城垣，有頽缺處，勸昌言修築之，以備不虞；且請於上官，練兵三千人城守。始民皆謂爲不便。未越月，鄰盜數千人，夜薄城將登，兵以烏槍斃其二人，遂驚散。平旦視其處，即薦所指示修築者也。明年病卒於岑溪官署，年五十有一；昌言經紀其喪以歸。薦無子，後昌言之子，爲薦選宗人子爲後；復買田宅，以利其嗣人，使世世奉祀云。先是薦所作文章詩歌，往往自焚其稿；劉氏二子請存之，薦曰：「人顧力行然何耳！區區文藝，非儒者事也。」以故詩文皆無傳。

贊曰：西來先生，行誼醇備，而惴惴無幸，其得力於宋儒者深矣！吾嘗聞其言有曰：「聖賢之學。體用渾淪，皆天理也。世謂管晏有用而無體，佛老有體而無用者，不知聖賢之體用者也。佛老自有其體，未可謂得聖賢之體；管晏自有其用，未可謂合聖賢之用。」其言豈不有旨哉！劉文起先生，西來之高第弟子，而岑溪君之長子也。每爲余稱先生之學，而請爲文以表章之。嗚呼！觀於劉氏一門之於西來，朋友師弟之情，死生終始之義，備矣！是豈不可以風末俗哉！

朱銘德傳

朱銘德者，吳江諸生；好讀書，有大節。明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，流賊陷京師，烈皇帝自縊於萬歲山；銘德聞之，號慟幾絕。自是每歲三月十九日，陳俎豆於野，望祭思陵，哭盡哀而反。蓋年二十餘至卒時，凡歷數十年，怨慕如一日。當鼎革之始，下令薙髮變衣冠。銘德不忍薙，乃翦其髮使短。（髮長更剪之，）凡衣冠不改。匿跡於山澤之間，窮餓自守，不以姓名示人。康熙初，烏程朱氏，有明史之役；引述舊文語，而觸忌諱，坐死者數千人。銘德亦與分纂，而卷不列姓名，以故獨得免。自明之亡，東南舊臣，多義不仕宦；而其家子弟，仍習舉業，取科第，多不以爲非。銘德獨使其子孫爲農工自給；僅以一孫讀書，而不應有司之試；孫亦佯狂罵世。銘德七十餘卒。未卒前數日，每薄暮，輒衣冠輯讓於庭，若與人爲酬對者；其孫窺之不敢問；（孫卽佯狂罵世者也。）踰數日，告其孫曰：「有人召我，吾今修史去矣！」遂正襟危坐而逝；孫亦尋卒。銘德於書無所不讀，丹鉛滿篋笥，其所著詩文亦多；卒後皆零落無一存者。吳門姜邵湘云。

贊曰：朱先生身爲遺民，而能免於刑戮，要不失爲中庸之道。跡其哭祭舊君，終身哀毀，其志豈不可悲哉！嗚呼！自明之亡，江浙閩廣間。（深山大澤，）如先生輩者亦不少；而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！安得各郡縣如姜君者若而人爲之徧加搜訪，而盡使得見之於吾

文也哉？

楊劉二王合傳

楊畏知，字介夫。陝西臨潼人。劉廷傑，字霞起，福建上杭人。而王運開。運宏，所謂「夾江二王兄弟」者也。崇禎庚午，畏知舉於鄉；庚辰召試，授戶部主事，累遷洱海道副使；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，皆滇屬云。當是時，永昌推官爲王運開。運開以進士起家，而其弟曰運宏，崇禎壬午舉人也。運宏以蜀亂。亦携其家從兄居永昌。崇禎中。陝西羣盜起，天下大亂。而滇以僻遠得脫，承平且三百年，其富麗擬於中原矣。默公世守滇南，十餘傳而至沐天波。天波自年少，政多出門，諸土司時時欲叛；天波不知也。乙酉秋七月，吳必奎反；冬十二月朔，沙定州反，襲破滇；天波走楚雄。明年，沙定州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。當是時，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，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，相與嬰城守，定州不能破。而使其將李曰芳攻大理，王朔攻蒙化，皆陷之。天波懼，又走永昌。明年，張獻忠死於蜀，其平東將軍孫可望、安西將軍李定國，率其餘黨，收潰卒，由蜀入貴州。聞滇亂，遂引兵襲滇破之；沙定州敗走。明年孫可望西略地，且及楚雄，畏知奮曰：「一可望國賊，罪大惡極！豈可坐而待其至乎？」率兵千餘人，迎戰於絲豐縣之啓明橋；兵敗自投水中。可望素聞畏知名，使人救之起，再三說畏知使降。畏知不肯，痛哭求死，甚

哀。可望曰：「公無自苦！公志在尊明；吾亦且歸正。興復明室。公盍留此身，與吾濟大事？奈何死也？」可望因折箭爲誓。畏知乃喜曰：「爾既與吾翼輔王室，則自今請勿殺人，勿焚廬舍，勿淫人子女。」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。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，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，畏知之力也！可望尋至大理，使人招天波於永昌。天波欲降，索諸司印與俱。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，推官王運開署參議，兩人正色告天波曰：「吾曹之官，得權攝也。其印何敢與公爭；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，是吾兩人亦降賊矣！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，自分死久矣！豈能復向賊求活？且吾兩人書生，猶義不爲賊屈；公、世臣、奈何賊未至輒降？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？吾兩人在，印不可得；必欲印，請待吾兩人死，而後惟公之所爲。」天波不能答，而陰告永昌人曰：「不降，城且屠。」永昌人洶洶，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。運開謂其弟曰：「爾未仕，義不可死；其將吾妻妾俱西，勿令此輩在，徒亂人意耳。」衆日集參議門，哭且譁曰：「明公固效死，奈滿城生靈何？」參議慰之使退；乃又趨府署，嘩如前。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：「來！吾語汝：逆賊詭譎，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！處亂世，生死有命，若何恐之甚耶？」衆或前曰：「人誰不畏死？」廷傑笑曰：「汝以吾爲畏死耶？吾欲死久矣！」乃命取卮酒，開篋投醢，將飲，衆大驚皆走。一夕，運開過廷傑相與語，臨別，運開舉手曰：「吾熟思之：惟此一路宜走也。」廷傑曰諾。衆有竊聽者，私相告，且賀曰：「兩人走，我輩生矣！」旦日，集參議門視

之，而見有老僕哭而出，往告廷傑曰：「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！」廷傑喟然嘆曰：「嗟乎！君子哉！遂先我而死耶？」乃沐浴焚香，撰上烈皇帝表；又賦詩四章以見志。既畢，以素練懸梁上；既縊，練忽絕，復甦。有客持之泣，廷傑叱曰：「去！」復整衣冠，更以帛自縊死。王運宏在騰越聞之，與劉氏子弟來治喪，既殯，復走騰越。兩人既死。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望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，執天波以歸。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，聞兩人死節事，驚歎良久，將求其後官之。或言「運開有弟曰運宏，今在騰越，可試召之。」乃發使召運宏；行至潞江中流，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：「志之！」遂躍入江死。僕視其書云：「得我屍同吾兄合葬，題曰：『夾江二王兄弟之墓。』」數日，得其屍沙上。面如生；遂合葬之。可望還滇，自稱爲平東王，鑄錢曰「興朝通寶」；營宮室，造印勅，設部寺臺省侍從官，浸尋自帝矣。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，每扼腕怒目相爭曰：「爾自王，誰實王之？」先是烈皇帝之崩也，弛光帝南京，未幾而敗。隆武復帝閩越，又敗。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于肇慶，改元永歷。楊畏知聞之，告可望曰：「君自王滇南。衆且不服。今明天子新立廣東，君能束身歸命，當得爵土之封；衆無不服者。」可望曰善。即使畏知朝行在，請王封；廷臣議不決，畏知再往返，而帝拜畏知爲學士。已而可望黨賀九義至行在，以封事與廷臣爭辨，擅殺宰相嚴起恆。畏知深自悔恨痛哭，上書論九義罪。可望怒，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，數之曰：「何負我？」畏知曰「爾負我，我負爾耶？吾兩人始約尊